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三

起興平元年
盡興平二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戊寅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

孝經卜其宅兆而何忍言
安厝之兆塋穴也

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

后 雩州黃巾賊管亥寇北海郡北海相孔融出屯都昌遣太史

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遣兵救之亥乃解圍去慈東萊之黃人

也少好學仕郡爲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在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閉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戮更從其言卽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由是爲州家所惡慈恐禍及乃避之遼東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至是融爲亥所聞慈適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贈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

賊所圍汝宜往救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乘閒入城欲爲融
求救于備而圍急不能得出慈乃帶健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賊驚駭嚴防慈引馬至城下斬內植所持
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復入明晨復如此賊或起或臥慈射畢復入
門明晨復如此賊無起者慈乃鞭馬突圍而去賊競追之慈射殺
數人賊不敢追至平原慈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
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
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
惟君所以存之備驚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卽遣精兵三千
往救亥聞風而遁融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母亦喜謂慈曰

獻帝興平元年

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初北海人王修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亡母哀痛不勝鄰里傷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病疫人無相視者修親隨恤之病愈乃去及融到郡卽辟修爲主簿守高密令及亥閏賊左右皆奔散融謂所親曰能冒難而來者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乃復署功曹後融每有難修雖休歸無不至者融常賴以得免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爲縣屬沛國時人謂

沛縣爲小沛由此時呼備爲劉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譙備領刺史而屯小沛案此時又有豫州刺史郭貢朝命不行私相署置者也

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

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眾來和騰催旣而復與騰合

諫議大夫种劭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爲內
應以誅惟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劭等謀泄出奔槐里惟使
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劭等皆死
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降將軍曹操

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立守鄆城

鄆城縣屬濟陰郡水經注曰沆州舊治魏武創業始于此河上

之邑最爲峻固續漢志兗州刺史治昌邑宋白曰漢獻帝于鄆城
置兗州蓋曹操以刺史始治此宋註鄆城卽今之濮州○沆卽兗

字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琊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

東謙恐欲走歸丹陽

謙丹陽人也

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

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遊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
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
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

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坐泣相對其親愛如此

邈通鑑原文

於垂立相對下獄高柔見幾避地事七十九字上下俱不相接今移于曹操破布之後作一結束方為有情

呂布之捨

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握手其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

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畱還讓素有高名恃其才氣不

屈於操操不禮焉孔融在北海聞之與操書云邊讓為九州之被

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操終不用讓遂譏議操操聞而殺之

并其妻子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雖為操將

兒陳矯忌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第超其謀叛

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竝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

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

謂操兵征徐州也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其牧兗州觀

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
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潛迎布爲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翽
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關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或或
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卽輕軍
往赴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
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叛者數十人共執持惇貢以寶貨軍中震
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不動遂詣惇所
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
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
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遑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皆
斬之惇乃得免軍中遂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或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
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

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

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

范東阿不動

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

將兵取東阿又使汜疑取范

汜音凡疑音溺

吏兵皆恐程立本東阿人彧

謂立曰今舉州皆叛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

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立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

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竝

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

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

如人哉夫布縻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合不

能相君也

言不能相與定君臣之分也

兵雖眾終必無成皆使君智略不世出

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

田單事見五卷田單王三

十六年

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

有貳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

徐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

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

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

事見後六十五年

曹公亦宜遣

允

五又遣別騎絕倉亭津

水經注河水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

界去東阿六十里 陳宮至不得渡立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

民拒城堅守棗氏本姓林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立手曰微子

之力吾無所歸矣立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扶日立私異之以語

荀彧及兗州反賴立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語操操曰卿當為吾

腹心遂舉筆加日於立上以應其夢立遂改名昱表為東平相屯

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

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

任城賢曰亢父故城在今兗州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

進攻之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

將軍竝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時太傅馬日磾出使李傕以車騎

角六皆參選舉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發怒主

者患之以乃次第用其所舉主者蓋尙書也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

公所舉終不見用 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涼州利史本治

漢屬郡冀縣時寇賊繁興遂與河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分

金城酒泉敦煌張掖爲雍州以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

時置雍州治武始 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 乙酉晦日有食之 秋

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 戊午以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尙書事

甲子以鎮南將軍楊定爲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雨

至於是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麥豆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

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糜粥也 餓死者如故帝疑稟

賦不實稟給也 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三孟乃杖汶五十

於是恐得全濟 八月馮翊羌寇屬縣郭汜樊稠等率眾破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

自旦至日昃

昃日昃也
○昃音迭

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

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

等人一等應募之人也

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

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眾退

會日暮操乃得引去遂拜韋都尉令將親兵以自衛韋形貌魁梧

臂力絕人初爲張邈牙門士牙門旗長大遇暴風欲偃韋一手建

之後屬於操性極忠謹晝則侍立終日夜則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好酒食飲啗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數人供之乃給操甚壯

之好持雙戟與長刀其刃徑尺軍中爲之語曰帷下壯士有典君

手提雙戟八十斤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閒引操入城操燒其東門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其左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乃得免時諸將疑操已死無不惶懼操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食盡乃各引去 是時蝗蟲起百姓大饑九月彘復生樵人得以食

曹操還鄆城

呂布到乘氏

乘氏縣屬濟陰郡應劭曰春秋魯敗宋師于乘邱卽其地宋白曰今

濟州鉅野縣西南五十里乘氏故城是也

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司徒瀆

于嘉罷冬十月以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尙書事

曹操至東阿袁

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

為之韓彭邕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

之神武與文若等收而用之荀彧字文若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

更慮之操乃止 馬騰之攻李傕也劉焉二子範誕皆死議郎河

南龐羲素與焉善乃募將焉諸孫入蜀將如字領也按也挾也會天火燒城

焉徙治成都劉焉初居維竹十二月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

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拜穎川廌瑁為刺史璋將沈彌婁

發甘甯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韙為征

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屯胸臆胸臆縣屬巴郡賈曰胸臆反城在夔州雲安縣西舊戶故城是也

劉胸曰開州盛山縣漢胸臆地余據今雲安軍漢胸臆縣地十地下淫多崩臆故名劉焉錫曰胸臆蚯蚓也徐州牧

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

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袁術字公路此君四世三公

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

據裴松之注三國志云問謙表

登爲典農校尉魏志曰曹公遣典農校尉秩

比二千不蓋先已有此官曹公增其秩耳

公路騎蒙非治亂之

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

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

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

冢中枯骨指四世五公而言

今日之

事百姓與能

言百姓惟能者是與也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初

錢唐吳氏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

嫌堅輕狡拒焉堅甚慙恨吳氏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

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策初在孕

吳氏夢月入懷後權在孕又夢日入懷吳氏以告堅堅曰日月者

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

十四已交結知名嘗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策便求去術問

其故策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備從西階上見策行殆不復

能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

推結分好

推分而結好也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

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

曲阿縣屬吳郡賢曰今潤州縣余據

曲阿古雲陽縣也秦時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阮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楊郡丹楊縣已

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

以父望爲黃祖所殺也

丹楊太守會

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楊太守攻昕采拔景乃

下令百姓從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鄉

里以郡讓景術又以策從兄賁爲丹楊都尉時張紘有母喪居江

都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先君與袁氏

其破董卓功業未遂而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
楊州求先君餘兵報讎雪恥君以爲何如紘荅曰旣素空劣方居
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明播越遠近所歸今日之事
決之於君何得不相啟告以副其高山之望若令微志得展血讎
得報皆君之力也因涕泣橫流紘見其慷慨忠壯遂許以周旋策
曰君旣許我我今便行矣老母弱弟委付與君徑到壽春見袁術
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
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事見五十九卷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
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
貴舅爲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舅謂吳景孫彼精兵之地丹
時爲天下可還依召募策遂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
精兵處

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涇縣屬丹楊郡
賢曰今宣州縣幾至危殆其步

將程普與一將其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策乃得隨之而出

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

心敬焉術嘗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

術營隱於內廨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其

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術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

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

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

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圍之康在廬江甚得民心吏士先有

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故久而不下歷二年城乃陷

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侍御史劉繇岱之弟也素

有盛名詔書用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續漢志揚州本治歷陽蓋中也以後徙治壽春

也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

之以景資本術所置懼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資景資退

屯歷陽歷陽縣屬九江郡今和州繇遣將樊能于廩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

拒之橫江故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采石卽今之楊林渡口當利浦在今和州東二十里術乃自用故吏憲

衢爲揚州刺史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初太

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口磾頗

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

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爲軍師日磾病其失

節歐血而死

元興二年春正月癸丑救天下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案長歷是月癸卯朔無癸酉今從范書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詔即拜袁紹為右將軍即拜者就拜之也時紹在鄴就

鄴拜之考異曰袁紀作後將軍今從范書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

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

功爭權欲圖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

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

利惟兄子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耶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

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

州里人韓遂金城人與樊稠皆涼州人也今雖小逆要當大回欲相與善語而別

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其

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惟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惟

亦以稠勇而得眾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二月催請
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催數設酒請郭汜或畱
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鼓爲藥
適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以雞爲喻也一
栖而兩雄必鬪
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糞汁解
眾毒於是各
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尙書和催汜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
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
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
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官人
御物帝至催營催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
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汜畱楊彪及司空張喜尙書王隆光

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
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爲質朱儁素剛
憤懣節且發病死 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爲皇后以后
父侍中完爲執金吾 郭汜襲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闕
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尙不奉
國家言豈求生耶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
以御物綰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郎
將張邈等謀攻傕丙中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
左耳邈等燒屋火不然傕將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邈等因將所
領兵滯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據傕汜和後然後帝得出長
安宣平門則此塢蓋在長安
城中傕汜於城中各築塢而居也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

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哺上飯何用米爲乃以臭牛

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惟自知所犯悖逆欲轉

車駕幸池陽黃白城

池陽縣屬焉湖賢曰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水經注曰黃白城本曲梁宮也

以紆

其愷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惟書曰公前屠陷王城

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

行而復欲轉棄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邇爲過

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惟大怒欲殺溫其弟

應諫之數日乃止惟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蠶卓於省門

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

應答之惟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

甫鄴和催汜鄴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可曰郭多盜馬虜耳

郭汜一
名多

何敢欲與吾等必誅之君觀吾力略十眾足辦郭多否郭
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鄴曰近者董公之
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
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
輕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賊帥耳
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羸龍之猶不冒盡力也催呵之令出
鄴出詣省門白催不肖奉詔辭語不順待中胡邈爲催所幸呼傳
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鄴曰李將軍于卿不薄鄴曰胡敬才卿爲國
家常伯而語言如此豈所望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可危耳我
與卿何事者鄴曰吾累世受恩身在幃幄君辱臣死若坐國家爲
李催所殺則命也帝恐催聞之亟令鄴去催遣虎賁王昌呼欲殺

之昌知歸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
李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呂布將降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
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焚氏以陶謙已死欲遂
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
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
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
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必不敢西顧
以其閒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
謂結劉其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
釋也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棄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鄆城范衛可

全勳謂漢陽社預

其地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

當安所歸乎曰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東結縣屬山東郡春秋之縣邑也宋白曰今濟州金鄉縣本漢東結縣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有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棄隄步騎竝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

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初曹張未隙時陳留高柔謂其鄉人
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
陳留之資將察聞爲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眾人皆以邈與操素
善而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遂舉宗從之
及張呂構難士大夫之在陳留者無不受其塗炭而高氏之族獨
全焉呂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至徐州而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
邱雍邱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
也布五原人備涿郡人五原涿郡皆邊地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
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
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李傕
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

叛僮僮眾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

陝縣屬宏農張濟初平三年出成陽

和僮僮遷棄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

謂僮也

遣使宣諭十反僮僮

許和欲質其愛子僮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窺省門曰

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

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

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僮由此

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僮乃從之各以女爲質秋七月甲

子車駕出宣平門

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

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僮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

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

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乃卻旣度橋士眾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

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將軍

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典義將軍

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

高陵

高陵縣屬焉

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

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

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郾侍

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

軍入南山曹操聞雍邱張邈詣袁術求救時術議稱尊號邈謂

術曰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爲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

增其高源泉不能同其壘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二捨此而欲稱

帝恐福不盈

音齊來又音自此處以韻叶之當音自

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犧養

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鬻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憤不可得也術不聽還爲其下所殺

改正范史云趙諸袁術求救未至爲其下所殺今從獻帝春秋

冬十月以曹操爲兗州牧 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

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

時郭汜楊定董承楊奉各

自爲營艾不敢指言故請幸一將營惟帝意所向也

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

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是

夜有赤氣貫紫宮氣廣六七尺東至寅西至戌次日甯輯將軍段

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定黨种

輯左監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尙書梁紹皆曰

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

熲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

野宿無旅舍謂之露次

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

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
有詔耶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
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尙書告諭定等令與煨
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復相與和聞定攻煨
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監田爲汜所遮
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
帝幸宏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宏農東澗承奉軍敗
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乘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凡乘輿服
爲御物符銅虎符竹使符之類符之爲言扶也兩相扶合而不差
也又曰符輔也所以輔信又合也驗也策編簡爲之古者誥命皆
書之策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典
籍內府圖籍及尙書中故事之類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
左右曰尙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

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惟乃殺之王申帝，露次曹陽。

賢曰：曹陽

謂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關。崔皓云：自南山北通於河，魏武帝改曰好陽。杜佑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關。以下文

觀之杜佑說是。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

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

奉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

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

自曹陽發而東行也。

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

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關。

光祿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

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為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

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

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

杜佑曰：陝春秋虢國之地，所謂北虢。

也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繞營叫

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

津

水經注河水逕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謂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

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勢疏分指狀表目亦曰三門山在冀城東北入鄴城東自砥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闊三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破舟船自古所患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過河陽縣南則孟津也楊彪曰臣宏農

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宜乘宗正劉艾亦曰臣前

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有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

也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

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

符節令百官志

屬少府秩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爲鞬使人居前扶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

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攀舟董承李樂以戈櫟斷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戰于邲而敗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掬音菊

帝乃御船同

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爲

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爲

催所殺催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

去邪董承懼其臨河下射乃以被爲幘而渡既到大陽

賢曰大陽縣屬河東

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

安邑縣屬河東郡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

賦給與也

封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

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

上親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安或酹酒肉就天子

譙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帝又遣韓融至宏農與催汜等連和催

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

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野王縣屬河內郡謀以乘輿還

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迹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

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

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州域謂冀州之域也兵彊士附

西迎大駕卽宮鄴都也卽就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庭不

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滄于瓊

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王肅注家語曰言若邱陵之漸透遲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

英雄竝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

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

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

矣紹不從

考異曰魏志紹傳曰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焉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今從范書

初沛

郡桓晔少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晔父鸞卒其姑歸甯赴哀

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晔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

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晔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

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

舉孝廉茂才有道方正皆不應至是避亂江南到吳郡楊州刺史

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悉不受後適會稽住止山陰縣太守王朗餉

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問臨去之際室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

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宅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其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既而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節至閩里不爭訟初丹陽

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

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

策本江東

人故謂之本土

術知其恨謂許以九江廣江而不用也

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

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

行收兵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

之因將兵迎策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

諧合也

進攻橫

江當利船少欲駐軍更求時從征有徐琨者其母孫氏卽策之姑

也亦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

駐耶宜伐蘆葦以為泚

泚音夫編本以渡也

佐船渡軍策從之眾遂悉濟攻

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策年

少雖有位號而吳人皆謂之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

委城郭竄伏山草

山草言深山茂草之中也李固對策曰臣伏及從山草痛心虜虜則山草二字當時常談也

及

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

茹亦菜也

民乃大悅競

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

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

郡國志丹陽郡秣陵縣有牛渚杜陵山有牛渚杜

俗曰牛渚新即宣城郡當塗縣卷石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是也

盡得卽關糧穀戰具

至

也言所歸至也關皮置也卽關謂轉輸之歸至而皮置之也○皮音忌

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楊

笮融

笮音

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

沈約曰秣陵其地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

村是也元豐九域志江南府江甯縣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

有秣陵唐書地理志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

縣別將於梅陵唐書地理志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

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邵國志丹陽郡有湖孰江乘二縣元

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

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

子義

慈字

許子將不當笑我耶

以其不足為將也

但使慈偵視輕重

偵候

慈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

神亭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界

策從騎十三皆堅舊

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

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蓋音

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

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

考異曰帝紀繇敗走在興平元年今從江表傳

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剽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

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

一人以身行除其門戶賦役也

不樂者不

疆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策

因謂周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須還鎮丹楊瑜乃

還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汝南呂範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

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其貧其父曰觀呂子衡

呂範字子衡

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後避亂壽春策見而奇之範遂自委昵

將私客百餘人歸策與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

與升堂飲宴於太夫人前至是策從容與範圍基範曰今將軍事

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剖

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

範先領宛設令破丹

而還楊賊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

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

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縶著袴褶縶單

衣也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傳傳委以眾

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

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

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默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安進退

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新序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故為

君公曰吾未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為其不易故王者勞於求賢佚于得人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張昭字子

布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初陸康之子續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

出橘續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續跪答

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至是策與張昭張紘秦松共論四海未泰
須當用武治之續年少在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稱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來之術而惟
欲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及長容貌雄壯博學多
識星厯筭數無不該覽 袁術以從弟胤爲丹楊太守周尙周瑜
皆還壽春 劉繇自丹徒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
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
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
能久也 豫章在大江東南豫兗之壤在淮北袁術時據九江諸江之間故云隔在其中 足下受王命孟德
景升必相救濟繇遂沂江南保豫章駐軍彭澤 初陶謙以笮融
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輒以自入 所

繫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日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大起浮屠祠謀人

誦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釋氏謂佛以四月八日生事佛

者以是日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就食者且為浴佛會

萬人費以鉅億計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

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

放兵大掠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既殺昱因

過江依禮既而復殺之劉繇之駐彭澤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

所用太守諸葛元元退保西城西城在豫章有昌黎西考異曰袁

太守范書陶謙傳亦云劉表所用而陳志諸葛亮傳云術劉表上元領豫章

所用案許劭勸繇依表必不攻其所用也今從亮傳為是繇因使

融助皓攻元許劭謂繇曰卒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

誠以信人

朱皓字文明

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乃進

討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

吳郡都尉朱治

改正通鑑原文謂丹陽都尉朱治案治本傳治未嘗爲丹陽都尉乃吳郡都尉耳

逐其太

守許貢而據其郡先是劉繇旣與丹陽太守吳景及都尉孫資構隙將逐景資而孫策家門盡在州下與景同居治與孫氏有舊恩乃親自迎策母及權兄弟於曲阿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旣而治欲還吳貢惡其黨於策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依山賊嚴白虎治遂領吳郡太守事張超在雍邱曹操聞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

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

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

家語孔子之鄉也程子於塗傾蓋而

語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望主

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

主人故友皆指袁紹

撫弦搦矢不覺流淚之覆面

也何者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其尊王室可期無悔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邁尼

郡將謂張紹也

請帥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

滅區區微節無所獲伸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

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

陳琳字臧孔璋

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

帝在長安

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

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

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
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
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
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攸內厨米三升請稍
以爲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耶使作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
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
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自袁安至袁隗
四世安爲司徒
子最爲司空孫湯爲司徒曾孫逢
爲司空隗爲太傅是爲五公也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
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
陳雷爲兄張陳雷謂
超兄也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奈

何擁眾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
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洪邑
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
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賊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
牽出謂曰汝非賊洪僞空役爾爲爾爲僞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賊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
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還洪已被害二人亦自殺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
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爲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

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

國間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

應劭漢官曰護烏桓校尉有司馬二人秩六百石

柔招

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

潞縣屬漁陽郡

斬丹

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

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於鮑邱

鮑邱水名水經注鮑邱水從塞外來

南過漁陽縣東和等破瓚處也又南過潞縣西賢曰鮑邱水又謂之潞水俗又謂之大榆河今在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

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

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

如羈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堦十重

於堦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堦爲京特高十丈

水經注易京在

易城西四五里易水還其南晉以前書易縣屬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頃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爾雅曰紀高謂之京非人力謂之邱稱

註易即今保定府之雄縣

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

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

以繩索引之而上若

汲水

然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

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

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

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

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

賢曰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穀

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南單于於扶維死弟

呼廚泉立居于平陽

平陽縣屬河東郡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四

起建安元年
盡建安三年

孝獻皇帝丁

丙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改元 董承張

楊欲以天子遷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

暹攻董承承奔野王

野王張楊屯所

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

郡國志河南

南義氏縣西

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

汝南潁川黃巾何

儀等擁眾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太

僕趙岐請往荊州督糧岐到說劉表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

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

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初劉備之臨豫州

辟陳羣爲別駕及徐人來迎備欲往羣謂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

與爭呂布苦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

時布屯山陽

至是

術果攻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

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

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

引軍水陸東下

布去年奔備蓋屯于下邳之西

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

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

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于海西

前漢志海西縣屬東海郡續漢志屬廣陵

郡考異曰蜀志備傳於此云楊奉特遣寇徐場謂備邀擊盡
斬之案還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爲誤 飢餓

困蹙吏士相食備乃求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布忿袁術運糧不繼

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

得天下改泗水爲沛郡小沛卽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偃陽國
漢爲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爲小沛考異曰備傳云遣關羽
守平邱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又進妹於備爲夫人

及奴客二千人於時困匱賴此復振布自稱徐州牧布將河內郝

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營

科頭不冠露髻也

順卽嚴兵入

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

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

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

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

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

梁國也

韓暹董承竝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楊奉

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

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閒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尙

書郎以下自出採稻

續漢志尙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奏賀漢儀曰尙

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尙書郎中滿歲稱尙書郎三年稱侍郎移稱自生也○稻音呂與稽同

或飢死牆

壁閒或爲兵士所殺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

之賢曰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

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

德運之次

賈曰陳大天義濟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

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

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

號眾莫敢對主簿閭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

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后詩明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時位

公雖奔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

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

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

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主之功不足為難若苟

欲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

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罰

史記武王篇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

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

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

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聞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威歸心焉使君五

世相承賢曰安生京生湯湯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

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

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

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賢曰駁難也議不同也苟有益於尊明

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

沮發疾既不納其書策遂與之絕曹操在許郡志許縣屬潁

日許昌杜佑曰漢許昌故城在今縣南謀迎天子以爲山東未

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恣睢暴戾之貌荀彧曰昔晉文公

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賢曰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霸王入於土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廩丘遂定漢高祖為義帝籍

勳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

素而天下歸心

事見九卷
高祖二年

自天子蒙塵

蒙冒也言悉越在
草莽蒙首塵埃也

將車首

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

軫車後橫木也東
鄭元註明

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蕪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

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

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逼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

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

天子

西漢有中郎將東漢分置三署虎賁羽林中郎將
建安之後羣雄兵爭自相署置始有名號中郎將

董承等據

險阻之洪不得進

考異曰魏志此事在正月而荀
或傳迎天子在都後今從傳

議郎董昭以楊

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皆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

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

休哉方今羣凶猶變四海未甯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

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

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

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也處勤苦之中相與共之也補註愚

意契者近也闊者遠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言或死或生或近或遠必當相恤耳奉得喜喜悅語諸將軍

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

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

操祖西陽封費亭侯養子嵩襲爵今以

自應所封也應劭曰鄆音蠃古曰王莽改鄆為費治則此縣亦有費自管地遺記山陽郡湖陸縣西有費亭或隸武帝初別封考

與曰魏志在六月而董昭傳在都後今從傳

操還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

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並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還

楊有與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

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

袁宏紀曰謀頃及議封

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

宏紀曰封衛將軍董承

口神輔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滂御史中丞董芳彭城相劉

艾馮翊範試東郡太守楊賜樂郎羅那伏德趙懿爲列侯 贈射

聲校尉沮鵠爲宏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竝坐問曰今孤來

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

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

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

跂望足也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

筭其多者

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惟筭其利多而害少者行之

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

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

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

車駕暫幸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

獻帝建安元年

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

善卽遣使詣奉與中車駕出轅轅而東

河南義氏縣有轅轅關

遂遷都許己

已幸曹操營以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神武平禍亂也朱白曰焉

州鹿邑縣後漢於今縣東北道武平縣隋改爲鹿邑取故鹿邑城爲名其古鹿邑城在縣西十三里春秋鹿鳴地也

始立宗

廟社稷於許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服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

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

之則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

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

水經

注浙江東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焚風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因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祖塘謂之祖墳孫策襲王朗所從出之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道也

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裴松之曰案今永興縣有高達橋沈豹曰永興本漢餘暨縣吳更名蔡邕嘗

會稽高遷亭取樣竹以爲笛卽其處也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

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管護朗浮海至東冶

前漢志冶縣屬會稽郡

古曰故閩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甌後漢改爲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彝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塘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塘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治立東候官吳孫亮傳曰五縣中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郡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縣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冶績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冶縣爲侯官都尉後分冶縣爲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當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治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

故錢塘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於婺女回浦後漢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其地治縣則是存部在吳屬建安郡至唐遂爲福州太康記嘗云回浦本鄣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鄣因致休文之疑然鄣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割鄣而置縣或未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續志曰章安故休文復不能割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志註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安是故治張劭謂分治爲東南二郡尉杜佑謂二後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余案洪說甚詳其言錢唐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此語亦恐有未安處也 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

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又恃其勇捷每單騎逐禽嘗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而行與翻相遇於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曰此處草深卒有警急馬不及策策乃牽馬執弓矢而

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荅曰

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討征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

翻能疏步相隨遂共行遇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其聲小

大乃遂相聚翻乃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嘗苦

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張衡東京賦之
辭注云說苑曰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

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

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

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

今棄轉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白蛇自放劉季害之事見七卷

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初孫堅舉事其弟靜糾合

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及是既以其謀定會

稽策將委以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乃畱鎮守會稽 九

月司徒滄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車駕之東遷也楊泰

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

之詔書下袁紹賁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樹黨謂以子譚為青州刺史黑山賊

州刺史外甥高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謂與公孫瓚相攻也紹上書深

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

死數矣我輒救存之操自樂陽泚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為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

欲令其遣家居鄴也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

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待中守尚書令

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攸既為董卓之禍復辟公府舉高第

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人民茂盛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

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

軍師嘉少有遠量弱冠時知天下將亂便自匿名迹審交英雋不
與俗接故時人莫知嘗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
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
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
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
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彊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
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
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陳壽三國志作司
空軍祭酒此選軍
字晉灼曰當塗得志剋平諸
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操以山陽滿寵爲許令操從弟洪有
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報告也前書霍顯曰寵
少夫幸報我以事寵
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主者許洪
主吏也寵知將欲原宥乃速殺之

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北海相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

疏意廣訖無成功

訖竟

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

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

磔開

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

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

事名儒鄭元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羲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

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

寡孤立不偶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

羲遜遂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

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隱隱

城夜陷乃奔山東

漢書及魏志皆云山東南通盤乃云東山胡身之又爲之註曰郡昌縣之東山也今從本傳改正

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袁譚初至青州其士自河而西不

過平原譚北排田楷

田楷公孫瓚川爲青州刺史

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

任羣小肆志奢淫使人募兵下縣有賂者得免無者見取貧弱者

多竄伏邱野譚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

收賦納稅三分不入一由是聲名遂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

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

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

健桑實也

其始生也色青熟則色黑可食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

羸蚌屬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

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

漢官羽林有左右監秩六百石屬光祿勳

曹操從之以祗爲

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

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

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所主部分別而少爲校尉

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

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袁術

畏呂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

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

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
孫觀吳敦尹禮輩吾爲

泰山諸將城霸
孫觀吳敦尹禮輩

吾爲

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

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招備並請靈等

鈴下卒也在鈴
閣之下有警至

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爲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閤門闕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鈴下威儀

殆今典與共飲食改正通鑑原文云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霸客之吏與共飲食等語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其飲食是時和

漢猶未成備焉敢同布其飲食於紀靈之座陳志布傳云布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吾弟也云云是

射戟事只在靈座上爲之備不與跽也愚亦非講和之體范書布傳曰布遣鈴下招衛竝諫靈等與其飲食最爲得情故從之布

謂靈等曰元德吾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

謂靈等曰元德吉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

謂靈等曰元德吉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

解圍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軍觀布射戟小支

賢曰周禮考工記曰爲戟兩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

鄭註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卽今之戟旁曲支中者當

各解兵不中可謂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

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旣而備合兵得萬餘人布復惡之自

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程昱謂操曰備

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

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

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

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

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

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邵袁渙爲茂才

武帝元封六年詔州郡舉茂才茂才

即秀才也避光武諱史遂書爲茂才渙爲呂布所困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

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

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

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

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

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穰縣屬南

郡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言

郭勢投館之禮也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

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利帝既出

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往依段熲於華陰詡素知名爲熲

軍所望熲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熲待君厚矣君去安之

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害
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
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
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
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關西
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
河南杜襲作雅樂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
之樂二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晏
樂羣臣四曰短簫鏡歌軍樂也樂備表欲庭觀之襲曰今將軍
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 平原禰衡諱
少有才辯而氣尙剛傲好矯時慢物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
懷一刺旣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

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宏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數稱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不可見操懷忿欲辱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岑牟鼓角上冑也單綬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攬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綬而著之畢復參攬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勸令謝操衡

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良久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坐操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自作書與孫策以示衡衡蚩之曰如此書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因毀以抵地表慨然爲駭衡乃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衡亦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

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尤善衡嘗與衡俱遊
其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
識之唯其中石缺一字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一字
不錯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令衡賦之衡攬筆
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祖在船上大會賓客衡言語不遜祖
呵之衡更熟視之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
罵不止遂令絞殺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匍匐奔救已無及矣
乃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
怒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建安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洧水

水經注洧水出宏農
成氏縣攻離山東逕

宛城南操

軍敗處也繡舉眾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深以爲恨操聞之遂有殺

繡之意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懼
遂夜襲擊操軍時變起倉卒操不得出營校尉典韋與勇士十餘
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
又入輒十餘矛爲之摧折左右死傷略盡韋被數十創繡兵前搏
之韋雙挾兩人以墜賊復殺數十人操乃得去而韋傷已重遂瞑
目大罵而死操所乘馬曰絕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操右
臂操長子昂進馬於父操乃得免而昂遂死焉操收散兵還往舞
陰舞陰縣屬南陽郡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穰復與劉表合是時
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軍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
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
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

無時不先爲備以待敵且公聰明諧訴何緣得行徐鑿塹安營

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

能整討暴堅壘

討暴謂擊劫掠者堅壘謂先鑿塹安營也

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

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昌字子修性

至孝及是死母丁夫人傷痛之甚哭泣無節常言將吾兒殺之都

不復念郭操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耳未幾復就見之夫人方織

踞機如故操撫其背曰顧我其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操卻行

立於戶外復云得毋尚可耶又不應操曰真訣矣遂與絕後操臨

終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知子修若問

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袁紹與操誓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

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

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
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禮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
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攝攝整也左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杜預註曰能自攝整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
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
無疑唯才所宜不閒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
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節
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
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虛
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
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

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

荀子與臨武君議兵

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

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

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

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

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

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

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

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

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

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

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

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

補註陳球于光和元年爲太尉以日食免遷爲永樂少府謀誅宦官爲曹節所害

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荅書曰曹將軍

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

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兖州刺史

金尙爲太尉尙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

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夏五月蝗 袁術遣使

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

從爲難未已

術領揚州布領徐州

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

卵之危矣

補註說苑曰管鑿公造九層臺費川千億謂左右曰敢諫者斬孫息求見鑿公張考據矢見之曰子欲諫邪孫

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于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雞子于上左右見者莫不謂息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來侵危孰與此哉公乃寤臺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乃追還絕婚械送韓脣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

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遣布手書云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

金更爲作印國家無紫綬孤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布大喜卽遣

登奉章謝恩并荅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

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

二千石

漢制王國引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九卿

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

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收不得登還布怒投戟斫几

斫音作

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

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

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還登之郡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嘗

爲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子及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

賊辭州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已就百姓畏而愛之 袁術遣

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

宮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

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

戰國策秦惠王曰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

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

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卽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

營百步選奉兵同時叫呼竝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

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并

進到鍾離鍾離縣屬九江郡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畱書辱術術自

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楚人謂相

初布在徐州以書招琅邪相蕭建曰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

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其爭天東南之地甚與下邳相去不遠

宜當共通建不從布乃使泰山賊鄆賊鬻破建於莒前漢莒縣屬城陽國

後漢屬琅邪國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

諫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陷陳營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豈可敗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策父堅以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考異曰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王誦奉成詔書賜策不知其何月也

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上表謝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以忝析薪之戒昔霍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

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仗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

授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

嚴裝也

行到錢唐

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一斛

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青背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唐瑀陰圖襲策

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

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寵有以善弩射

寵明帝子陳敬王羨之曾孫也

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

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

陳獨富彊鄰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眾屯陽

夏

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

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聚糧於陳駱俊拒絕之術

忿悲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被敗

秋九月漢水溢

司空曹

操東征袁術術時侵陳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蕲陽以

拒操賢曰蕲水出江夏新蔡縣北山水經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還蕲山又南對蕲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口余按三國志

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等敗死術乃走渡淮則蓋

戰于淮北也安得至江夏之新陽哉此蓋術國之蕲縣范史術陽

字而通鑑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考異曰范書呂布傳云布破張勳

因之耳操擊破蕤等皆斬之於下邳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

蕤被獲又還也然通志呂布術走渡淮乃還許時天旱歲荒士

民東餒江淮閒民相食殆盡術由是遂衰術嘗用舒仲應為市相

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大怒陳兵將斬之

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甯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

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我共之邪乃釋之

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

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

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鞭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身長八尺餘要大斗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壁中矢盡乃聚石如杆斗者褚手自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奔還褚乃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最驚遂不敢取牛而走淮汝陳梁間皆畏懼之操徇淮汝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焉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據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於袁氏也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袁東賜彪四世以清白稱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不相及

況以袁氏歸罪楊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

蜀案謂

融曰假使成王

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使許令滿寵案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纏

華牽

續也積十餘年不行由是

得免於禍

初張儉亡命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族並殄

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竝辟

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帝卽位之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及帝遷許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預政事歲餘卒於許下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爲辭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尚字元休京兆人也時同郡韋休甫第五子休與尚俱著名當世時人號爲京兆三休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湖陽縣屬南陽郡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楊開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舊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

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

之退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為杵秋令張宣所殺杵秋縣前漢屬梁國

後漢屬沛國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自病死郭汜為其將

伍習所殺初潁川杜襲趙儼繁欽繁音避亂荊州三人通財共

計合為一家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

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常為撥亂之主而規

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

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吾

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為朗陵長朗陵縣屬汝南郡陽安都尉江夏李

通妻伯父犯法操分汝南二縣置陽安都尉儼收治致之大辟時殺生之柄決

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

公嘉儼執法不阿與爲親交

成建安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

攻張繡而還也

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

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

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

繡於穰

夏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

夷其三族以煨爲安南將軍封關鄉侯

關音民

初袁紹每得詔書

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涇雒陽

殘破宜徙都鄆城

鄆音用

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

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

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

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

安眾守險以絕軍後

水經注梅溪水出南陽宛縣北紫山南逕杜術縣東土地望下嶺溪是注古人於安眾塢

之令遊水是縣謂之安眾塢

郡國志南陽郡有安眾侯國

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

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繡謂荀彧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是操乃

夜鑿險偽遁表繡恐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

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兵法曰歸師勿遏又

日置之死地而後生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

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

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

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

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

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

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

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聞諸將斷後諸將雖勇

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

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

布以遼遙領北地太守耳

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

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

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勇又恃袁術若從

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

比行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稀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

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

不如待其來蹙蒼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

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
操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
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
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
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其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
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陳宮字公臺今將軍厚
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
得復爲將軍妻哉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
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

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蔽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
至故不遣救兵以縣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
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
出兵東市野王縣東市也遙爲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
睦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
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
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
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過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
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
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
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
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
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月餘布益困迫考異曰范書布
石公處也據於此處引沂泗灌城
傳云灌其城三

月藥志傳亦曰關之三月案操以十月至下邳
及殺布其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志武紀臨城謂操軍士曰

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

口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

諸將合禮以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

豬五斗酒自入餉布布怒曰布禁酒卿釀酒爲欲因酒共謀布耶

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

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周四里呂布

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白門樓

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

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遂生縛布布見操曰明公何瘦操曰君何

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操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

相得也布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

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爲坐上客我爲帳下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臣不操可也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尙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

用之然紀羣見操皆拜惟袁渙獨高揖不爲禮操甚厭憚之張遼
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賊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
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城陽西漢王國
光武省併入琅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蓋此因諸屯帥所居而分爲郡也悉以霸等爲守相初操在
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
投霸至是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受主公生全之恩
不敢違命然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于霸之君可以義告
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
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郡守操又嘗以東平畢諶爲別駕
張邈之叛也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
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亡歸邈及布敗生得諶眾爲

之懼操曰夫人孝於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劉備從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封宜城亭
侯折衝校尉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操甚惜之使
領陳留濟陰二郡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
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惇年十四時就師學人有辱其師
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及爲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
不治產業有餘財輒以分施 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義
諫表表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
怪乎義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庸懦梗戾不表不禮焉郡
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
之考異曰魏志桓階傳袁紹相拒官渡而階說羨初曹操聞孫
案范書劉表傳建安三年羨拒表在官渡前也

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歎曰嗣兒難與爭鋒也及是策遣其正議

校尉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山陰石

進其封也考異曰江表傳曰信于元年所獻其年制書拜討逆封

吳侯案策曰獻在二年非元年也又陳志紘傳曰建安四年遣紘

奉章詣許崇吳書紘述策材略忠款曹公乃優文褒以弟女配策

崇改號加封然則紘來在策封吳侯前本傳誤也

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贇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 初

袁術欲以周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而欲假途東歸孫策乃求

爲居巢長術聽之至是遂自居巢還吳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

將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下令曰周公瑾英俊異

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

事論功酬德此未足以報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瑜

有姿貌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

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臨淮魯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見天下已亂大散財貨漂賣田地以賑窮給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之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二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置

東城

東城卽今鳳陽府之定遠縣

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謂其屬曰

中州擾亂寇賊橫暴淮泗閒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千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甯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結隊而行州遣騎追之肅等徐行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知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寤肅言且度不能制乃舍之肅遂南到居巢與瑜渡江見策策甚

奇之肅遂家於曲阿時策已絕術而謀討之術乃遣閒使齋印綬

與丹楊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以共圖策 初劉繇之奔豫章

也大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楊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

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 蕪湖涇縣皆屬丹

水屬丹楊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楊立宣城 於是策自將討祖

郎於陵陽禽之 陵陽縣屬丹楊郡陵陽子 策謂郎曰爾昔襲孤 事

上卷興 平元年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

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收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

於苕里 苕里在涇縣 禽之解縛捉其手 捉執也 曰甯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

卿嘗為太守劫州章赴難孔文舉求救劉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

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

謂劉繇也

射鉤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

勿憂不如意也因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卽署門下督軍還

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

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眾守

之連月卒謝遣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

劉牧往賁吾為袁氏攻廬江

劉繇奉王命牧揚州故以稱之

吾先君兵數千人盡

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

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

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

子魚待遇如何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

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

牧御方規何如華歆字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

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竝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

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

孫權記曰吳西郭門曰昌門夫差作以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蒼

天門通閭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道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

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力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

義重然諾然是也決辭也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

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又丹楊儼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廬陵縣屬豫章郡補

之廬番陽民帥別立宗部番音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

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番陽近自海昏迄上繚壁有五

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發召一人遂不可得

番陽縣屬

豫章郡宗部即所謂江南宗賊也海昏縣屬豫章郡水經註條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條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條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條水續讀曰條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

兼并之志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

連和瓚不荅而增脩守備謂長史太原關靖曰方今四方虎爭無

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吾何紹於是大興

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

恃救不向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

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

易京之門也

瓚遣子續請救於黑

山諸帥

黑山諸帥張燕等也

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

自易京西抵故安關鄉以西諸山連接中

山之界山谷深廣皆黑山諸賊所依阻也

擁黑山之眾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

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
少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
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終